

独家报道

三河穿镇：微山仲子庙的渊源与气象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鲁桥镇坐落在微山县北部，因鲁班桥而得名，是仲氏故里，戚继光出生地，京杭运河、泗河、白马河穿镇而过，运河文化、仲子文化、渔家文化源远流长，还有着“中国乌鳢之乡”美誉。

鲁桥镇仲浅村，已有三千年文化历史，是汉代任城县治所在地，老京杭运河由北至南在该村穿过。在运河西岸，古朴端庄、绿树掩映的仲庙，是为了纪念仲子而建。

仲子名由，字子路，生于公元前542年，鲁国卞（今济宁市泗水县泉林镇下桥村）人。他是孔子弟子中年龄较大的一个，仅比孔子小九岁。后一生跟随孔子布道、立教四十余年，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儒家思想的得力实践者和忠诚捍卫者。

仲子庙始建于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占地20亩，座西向东，前后五进院落。有牌坊、大门、御碑、泗源井、中兴祠、闻喜堂、神厨、斋宿房、穿堂、两庑、卫圣殿、寝殿等，主体建筑以卫圣殿为中心，分布于东西中轴线上，左右建筑对称式配列。1992年6月，仲子庙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仲浅村村民、微山县仲子研究会秘书长张伟帅的讲述，让《文化周末》记者对仲子其人有了更为详细的了解。

初遇仲子庙，前有大门三间，悬山式，绿琉璃瓦覆顶，红色木柱，前后檐檐彩绘。大门两旁木柱悬挂“瞻庙貌之巍峨遥映东山气象 溯河流



禾木茂盛，夏正发生。驱车数百里，我们在汶上瞻仰英烈、缅怀圣贤。怀了一颗久违崇敬的心，聆听古中都的心弦。

渔歌互答，浪里跃银的涛涛汶河之水早已干涸，无处觅踪。贯通千里的京杭大运河，险滩激流的索命要地龙王庙，被征服的水患奇观，如今是一流怀古的腹地，仰躺在历史的记忆。

而今，繁华的古中都县城、古朴而又年轻。城市井然有序，城区高楼林立，道路四通八达，无论是在人声鼎沸的集市，还是在店铺整洁的街道两旁，茂密的林荫下，劳碌的匆匆行人，步履蹒跚的老人，嬉戏的孩童，无不现出一派祥和。

21世纪的今天，汶上县城的这般繁盛景象，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天涯海角比比皆是。当我们逆行追思人们幸福的源头时，创造今天福祉的人，我们怎能忘记呢。

随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沿着红色足迹前行”2021中国（汶上）红色采风活动，我们来到

之紫绕近分泗水渊源”木质对联。大门右路墙垣之下，有一古井，该井口横卧一石，墙垣由井口中跨过，墙内镶一石碑，一米见高，上书“泗源井”三个大字。

大门前有石柱木牌坊一幢，中题“先贤仲子庙”，右题“气凌今古”，左题“志隘乾坤”。大门后有三门穿堂，又叫“升堂门”，左有“忠信门”，右有“明决门”。室内墙壁镶有真草隶篆各类石碑八块。两旁木柱上悬有“允矣圣人之徒闻善则行闻过则喜 大哉夫子之勇见危必拯见义必为”木联。

升堂门后是卫圣殿，两侧，左建“闻喜堂”，右建“中兴祠”，殿前两侧建南北庑各五间。卫圣殿为五间，进深三间，大殿正脊之上书有“大清嘉庆十七年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仲貽熙修立”字样。

殿内设神龛一座，上悬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南巡时御书“圣门之哲”雕龙巨匾。神龛内塑有端庄威严的仲子坐像，服饰采用宋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礼制，着九旒九章，绘有山龙、华虫、藻火、宗彝、粉米等图案。

神龛之前置供桌一张，配有铜鼎香炉祭器，殿外正上方有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亲笔书写的雕龙巨匾“圣道千城”，两旁木柱挂有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木匾御制对联：“三德达身修勇故不怠 四科从政事果则无难”，并落有“乾隆宸翰”“陶冶性灵”印章两方。殿内正对仲子塑像，悬挂着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的御书匾额“贤诣升堂”。

仲伟帅介绍，两庑是供奉对仲庙建筑有功的显达之士的地方，其中贺知章、刘天和、顾彩、施鸾坡、阮元等名宦位居首要。庑内墙壁上镶有石碑十六块，北庑内有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题写的“圣门之哲”石匾一方，中有“康熙御笔之宝”印章一方，南庑有直郡王胤提题写的“克绍家声”。

卫圣大殿后，是三间寝殿，又名鼎祠堂，祀有仲子以上仲氏四代先祖的木牌位。殿内有仲子六十七代孙仲貽熙立石、阮元撰文石碑一方，另有仲子石刻肖像一方，碑上篆有宋高宗御制仲夫子赞四言诗一首：“升堂惟先，千乘惟权。陵暴知非，委质可贤。折狱言简，结纆礼全。恶言不耳，仲尼赖焉”。殿两侧建有斋宿房和神厨，是每次仲庙丁祭时，主祭官沐浴戒斋和筹备祭品的地方。庙院内各代各类石碑180余块。

此庙自建成后，历经五代十国战乱，也由于傍运河而建，时有水患，毁修较多。但因地处水路要冲，历代帝王将相、文人显要、达官雅士，都沿漕路过拜谒，所以能随时修缮。

金元之间，历代都有修葺。宋真宗大中祥



都市风

倾听红色的弦声

李胜

汶上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

我们是循着红色的歌声而来，寻觅那一注偏僻的沃土，她是燎原的星火，更是古中都人奔向光明的渴望。穿过阡陌纵横的原野，踏过盛夏灼灼的热浪，一条乡间柏油马路通向遥远。田野里旺盛的经济作物一望无垠，预示着又是一年好收成。泗汶地区风光旖旎，草木葳蕤，即便骄阳似火，乡村田园的另一番景象，却令人神往，红色故地就在眼前。

遥想当年。1932年春，汶上进步青年丁景

符二年（公元1009年），追封仲子河内公时，敕令重建仲庙，由仲子四十一代孙仲扶九监修。元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济宁路同知刘用以公务南行，至仲家浅，见仲庙栋宇倾颓，风雨不蔽而重修，并有记。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济宁路总管吕鲁同仲子五十代孙仲衡捐资修建，廉访使胡祖广记。

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仲子五十四代孙仲義报官请修。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都御史刘天和来济治水，浚治河公银重修，历时半年竣工，大学士夏言作记。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工部主事叶以蕃组织修葺，总河侍郎陈尧作记。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由济宁刑科陈伯友捐俸金重修；崇祯年间，济宁知州王孙蕃报部请修。

到了清朝，仲庙修建工程更加频繁，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仲子六十一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仲于陞上书运河同知王有容，继而又联络御史顾如华、督府潘鼎、督河司马朱云门，于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动工修建。仲庙经数次重修，规模有加，香火鼎盛，名扬四海。

仲子书院位于微山县鲁桥古镇老运河西岸，占地面积17820平方米，现有正房三间，侧房一间，及院落、大门、侧门、广场。据光绪二年（1876年）《仲里志》记载：仲子书院在济宁州南六十里鲁桥洲上，初名仲氏书堂。嘉靖二十二年（1544年），兖州知府程尚宁更名为仲子书院。书房正位设孔子牌位，附以先贤仲子神位。书院设立之初，以教授仲氏子弟，名家儒生。清代以后，作为附近学子就学诵读之地，所设科目均为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论语》《仲氏家训》，为就近百里之内生员提供私学，是微山县北部历史上的一处重要文化聚集地。

仲子能得到世代百姓的尊重，是因为他的道德品质。如：事亲至孝，百里负米；尊师重道，抱负远大；闻过则喜，闻善则行；见义必为，见危必拯；勤学好问，尚义重诺；从政唯优，善政为民；治军千乘，折狱片言等。

仲子的故事中，广为人知的是他百里负米，为子至孝。尽管他家境贫寒，但不遗余力赡养双亲，成为古往今来有名的孝子，二十四孝图中就载有他“百里负米”的事迹。他的母亲爱吃曲阜稻米，仲子就经常往返百里为亲人背负。孔子赞曰：“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思亲者也”。仲子之孝被孔子称为“生尽其力，死尽其思，真乃‘至孝’”。

仲子善政为民，急民所及。善政，最突出的表现是勤政爱民，帮民所需。他曾经慷慨陈辞：“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谨，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仲子在六十一岁时，出任卫蒲邑（今河南长垣）宰（一县之长），勤政敬业，宽缓安民，感化豪强，温和处事，果断理狱，兴修水利，防御灾害，深得人民爱戴。

孔子赞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其治赋也”“片言折狱也，其由也与！”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两千五百多年前那个时代，仲子已懂得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他到长垣县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民众兴修水利。他身先士卒，与百姓们一起挖沟修渠，打坝筑堤。拿出自己的俸禄，每人每天发给一篮饭、一壶汤，救助饥俄困乏的人，保证水利工程如期完工。这条百里长渠历尽沧桑，防洪灌溉，为民造福，至今发挥着作用。

仲子闻过则喜，勇于改过，诸多文献给予充分肯定，也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公认的道德水准及做人标准。孟子曰：“子路，人告有过则喜”。宋朝大儒周敦颐赞扬他说：“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也”。程颐亦曰：“子路，人告之有过则喜，亦可谓百世师矣”。闻过则喜，是说有人提出他的缺点或错误，能够欣然接受、勇于改过而且感到欣喜。这一点，从古到今，许多人很难做到。

仲子诚实守信，不说空话。《论语·公冶长》中这样载道：“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又



闻”。是说仲子听到一件事，还没有来得及去办，唯恐又听说另外一件事。仲子所以能取得人们的信赖，还在于他不是毫无原则地承诺，而看是否合乎仁、义、礼等要求，合则承诺，不合者即使再大的名、权、利诱惑他，他也不会答应。

仲子大义忠勇，勇于献身。流传甚广的是，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了“父子争国”的政变。六十三岁的仲子，正担任卫大夫孔悝的家臣。为制止内乱，他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以致最后为国尽忠。当时流亡在外的卫太子蒯聩回国，为夺其子卫出公的君位，勾结其姊（孔悝之母），劫持孔悝。仲子知道后，前去营救，路遇子羔。子羔劝他不要去，恐因此招来杀身之祸。他却慨然地说：“食人之食，受人之禄，吾当不避其难”，仗剑毅然进城，但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此时，他的帽缨被击断，仍浴血奋战，顽强抵抗，临终前怒斥逼近他的敌人，“君子死而冠不免”，于是结缨整冠，从容就义。

《文化周末》记者在鲁桥镇宣传办了解到，目前，全国仲姓人口数量有60万左右，仲氏祖辈为生计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因为仲子、仲子庙，仲氏家族团结凝聚在一起；因为“仲氏故里”，仲氏族人对仲浅村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中华仲子历史文化研究会在世界各地有三十多个分会，人才济济，名人辈出，名作辈涌。2018年10月15日，微山鲁桥仲子文化节暨纪念先贤仲子诞辰2560年活动，在微山县鲁桥镇仲子庙举行。

2017年以来，鲁桥镇明确以仲子文化为核心载体，以“仲庙、仲府、仲街”为设计主题，全力做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的文章。

记者在仲浅村采访途中，被民居墙上随处可见的传统文化彩绘所吸引。《礼记》《战国策》等名篇名段名句，既有古语也有今译，配合生动传神的图画，让人沉醉其中。淳朴的民风，村民的笑容，成为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与现代文明最为生动的注脚。



势。泗汶党支部开展群众工作和地方党建工作，使一批农村党员稳步发展起来。

2017年7月，汶上县委组织部、县委党史研究室联合杨店镇党委在泗汶地区建成了汶上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

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画面，一个个感人的红色故事，一页页珍贵文件史料，让人不时驻足凝视，细细品读。详实的历史资料、生动的实景展示，历史就在眼前，让后来者牢记初心与担当。

汶上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展厅面积300平方米，收集各类图片六百余幅，历史文物共分“艰辛探索，救国救民”“挺起脊梁，奋起抗争”“翻身解放，迎接胜利”“当家做主，奋发图强”和“实干担当，创新争先”5个篇章。馆内突出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和重要人物，以图板、文字、实物及绘画、模型、场景、展柜、多媒体等形式，深切近距离展现了党组织所走过的艰难而又辉煌历程，让我们伫立在这浩瀚与雄浑中，静静的仰望。

估计，现在泗城的青少年们，百分之六七十的不会游泳。一则，泗城没有练习游泳的场地；二则，圣源湖、泗滨公园禁止游泳；所以，大伙没机会学习水上运动。与此相反，我们这些50年代初的青少年们，简直没有不会游泳的。

且不说泗河、济河夏天发大水，河道上经常冲出不少沙堰深坑，也叫“淹子”，就是泗城四周一些大大小小的积水坑。一到夏天，雨水连天，沟满河平，水质清澈，成了我们游泳的最好去处。每当中午放了学，或者暑假，下坑成了我们的娱乐项目。

泗城的水坑，比较出名的是葫芦沟坑、大桥坑、三里泉子坑。此外还有玉庙街的长条坑，在今天的丰收路西；火神庙街的沅麻坑，在今天新华书店以南；东关街的陈家坑，现在的泗河街道医院门东路南；仲子街的藕坑，原体委院西北部；孙家庄的淹子坑，原师范院东；蔡家洼的藕坑，县气象局以北。

50年代初，我十二三岁，正是玩心不退的年龄，下坑是一天最渴望的时刻，而且，我们最爱下的是葫芦沟坑、大桥坑、三里泉子坑。

葫芦沟坑位于石桥街的西头，现在的丰收路东、绿景国际东院。这是一条长方形的土坑，中间宽窄不一，快如葫芦，故名葫芦沟坑。南北长二百多米，东西宽四十多米，水深两米有余。坑的来水出自南部砚山东麓，经翟家庄也就是今天的商贸城。

那时每到夏天，遇洪水泛滥，将葫芦沟灌得浪触两岸，水面宽阔，正是孩子们玩水的胜地。大桥坑却相反，坑呈椭圆形，水面更宽阔，约有二百多平方米，水深两米。不仅有孩子们戏水，大人也来畅游，十分热闹。大坑南边有一座石筑大桥，所以叫大桥坑，水源来自砚山西麓，经何家庄、高家庄流来，从现在的二中东院操场穿过，流入大桥坑，今天的泗水二中东，原外贸局大院。

那个时候，在大桥坑玩水，我最擅长的是扎猛子，一口气能憋三四分钟，还能在水中换气，从东南角大桥下，一口气潜游到西北角，足有二百多米。

最后是三里泉子坑，现在位于圣源湖西部，是山洪冲决的深沟，有泉水注入，清澈见底，水中湛凉。来水与大桥坑同源，只是上下游之分。每逢午休，或者暑假，总有大孩子领着，我们出了西关街，今天的泗河路，钻过三里多路的高粱地，在三里泉子坑奋勇击水，玩个没够。

泗城的其他水坑，多是雨水就地流入，没有活水，显得水质混浊，青苔丛生，除了淹沟沅麻，很少有人游泳。倒是孙家庄的淹子坑，是沙胡同，老茅沟流来的洪水冲决而成，水深难测，又有水妖之说，我们这些顽童不敢问津。

泗城内的水坑，多是古代修筑城墙、围墙挖土造成的，唯有东关街的陈家坑，是清末陈家烧砖瓦窑挖土形成的。

我们小时候游泳，没有教练，都是些土法式，一点也不规整。一般人都得先学打澎湖，类似蛙泳，两臂伸开，往后扒水，双脚配合双臂，做出有节奏的打水动作，憋得水花四溅。第二种是飘摇，类似仰泳，游时仰卧水面，两臂划水，双脚蹬水，借水的浮力，不易下沉，减少打澎湖的劳累。有时仰卧水面休息一会儿，只用双手划水，漂浮水面，悠然自得。第三种是扎猛子，类似潜泳，全身跃入水中，深浅自己掌握。在水中潜游，没有空气阻力，速度较快，往往孩子们在水中捉迷藏，常用扎猛子迷惑追逐者。第四种是单身游，类似侧泳，侧卧水面，上臂凌空扒水，下臂在水中划动，双腿交叉夹水，这种泳姿速度极快，是追逐者常用的方法。第五种是踩水，双脚在水中划动，双手在水面拍打，身子露出半截，可坚持原地不动，在水面上稳泳几分钟，是窥探水面情形的最好泳姿。

我开始学游泳是1950年的初夏，第一次跟着同学去葫芦沟下坑时，我不会游水，只能扒了衣裳，蹲在坑边上洗脚。看着同学们一个个伸展腰肢，击水扬波，翻腾自如，犹如入水的蛟龙，十分羡慕。

我看傻了，一不小心滑入坑里，水立刻吞没了我的身子。我上下扑腾，拼命挣扎，同学们以为我闹戏水花样，都没来救我。正在危急时刻，二班的徐廷正猛的游过来，用力抓住我的肩膀，使劲把我推上岸来。

我吐了几口黄水，休息了一会儿，同学们才知道我不会游泳，差点淹死，纷纷过来慰问。徐廷正帮我穿上衣裳，说道：“我看着你不会会水的样子，再扑腾一阵就沉底啦。以后记住，没人的时候，千万不要独自下坑。你要想学水，跟着我学，我全教给你。”徐同学一米六七的个子，上学晚，十八岁才念小学四年级。

徐同学救了我一命，我们成了好朋友，又跟他学会了游泳，我把他当大哥哥看待。他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姐家。他姐家住玉皇庙街，临街开了个烧饼铺，日子过得还不错。我经常到他家去，他姐也拿我当外人。

这年秋后，朝鲜战争爆发了。入冬，他忽然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临开赴前线时，我去县政府送他，还送给他一个日记本。想不到第二年春天，他光荣牺牲了。我在他姐家，抱着他的烈士证哭过好几次。

周末济宁故事

泗城的积水坑

宋永纪